

论唐诗中的葡萄意象及其艺术表达手法

张 惠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9日

摘 要

葡萄作为西域传入中原的代表性物产, 其传播历程可追溯至西汉汉武帝时期, 张骞出使西域将其引入, 至唐代经唐太宗时期的二次引进与推广, 种植、酿酒技术达至鼎盛, 逐步完成从物质物产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在先唐文学发展中, 葡萄意象历经先秦铺垫、汉代萌芽、魏晋发展, 为唐诗中的意象表达奠定基础。唐诗题材广博, 赋予葡萄意象多元内涵: 边塞诗中, 葡萄与夜光杯、琵琶等西域元素相融, 既是异域风情的标识, 又承载着将士豪迈、思乡之情与对战争的批判; 都市诗里, 葡萄关联宫廷宴饮与市井繁华, 是尊贵身份的象征, 彰显唐代都市的多元风貌; 咏物诗中, 诗人通过描摹葡萄形态, 借物言志, 寄托自身高洁志趣与人生理想。为凸显葡萄意象的丰富内涵与艺术价值, 唐代诗人灵活运用比喻与拟人、情景交融、用典等艺术手法, 使意象兼具具象美感、情感温度与文化底蕴。唐诗中的葡萄意象, 不仅丰富了古典诗歌的意象体系, 更折射出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

唐诗, 葡萄意象, 葡萄文化

On the Grape Imagery in Tang Poetry and Its Artistic Expression Techniques

Hui Zh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8, 2026; accepted: April 1, 2026; published: April 9, 2026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product introduced to the Central Plain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history of the grape's dissemin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hen Zhang Qian introduced it during his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By the Tang Dynasty, following a second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文章引用: 张惠. 论唐诗中的葡萄意象及其艺术表达手法[J]. 国学, 2026, 14(2): 592-598.

DOI: 10.12677/cnc.2026.142083

cultivation and winemaking techniques reached their peak,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he grape from a mere commodity into a cultural symb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Tang literature, the imagery of grapes underwent a process of prepar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germination in the Han Dynas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its expression in Tang poetry. Tang poetry covered a vast range of themes, endowing the image of the grape with diverse connotations: in frontier poetry, grapes blended with Western Regions elements such as the “night-glow cup” and the pipa, serving not only as a marker of exotic charm but also conveying the soldiers’ heroic spirit, homesickness, and criticism of war; in urban poetry, grapes were associated with court banquets and the bustling streets, symbolizing noble status and highlighting the diverse character of Tang-era cities; In nature poetry, poets depict the form of the grape to express their aspirations, using the object as a vehicle to convey their own noble interests and life ideals. To highlight the rich connotations and artistic value of the grape imagery, Tang poets skillfully employed artistic techniques such as metaphor and personification, the fusion of emotion and scenery, and the use of classical allusions, endowing the imagery with concrete aesthetic appeal, emotional depth,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image of the grape in Tang poetry not only enriched the imagery system of classical poetry but also reflected the open and inclusive cultural spirit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ang Poetry, Image of the Grape, Grape Cul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外文化交融的浪潮中，葡萄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传入中原，历经先秦铺垫、汉魏发展，在唐代完成了从异域物产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唐代开放包容的时代胸襟、统治者的推崇加持，让葡萄种植与酿酒技术空前兴盛，逐步渗透到宫廷宴饮、市井生活与文人雅趣之中，成为唐代社会风貌的鲜活缩影。作为古典诗歌的巅峰，唐诗以恢弘气度承载多元文化，葡萄意象凭借其独特的异域基因与丰富的人文内涵，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重要创作素材，在先唐文学积淀的基础上，其内涵与艺术表达得以极大拓展。本文以唐诗中的葡萄意象为研究核心，追溯其入唐的历史渊源，探析其在边塞诗、都市诗、咏物诗中的多重意蕴，解读其艺术表达手法，挖掘意象背后蕴含的唐代民族交融特质、社会繁华气象与文人精神，彰显其在古典诗歌意象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2. 葡萄入唐：历史溯源与文化传播

(一) 葡萄的传入与种植

“葡萄”是中国古代外来引进作物，在古籍文献中最初多写作“蒲陶”“蒲桃”或“蒲萄”等，此外它还有草龙珠、赐紫樱桃等别称。葡萄传入中原的记载最早记载可追溯至西汉汉武帝时期。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食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1]

学术界普遍认为，此处的“汉使”即为出使西域的张骞。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政治外交活动，

更是一次文化与物种的交流之旅。他带回的葡萄种子，在中原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启了葡萄在中国的种植历史。《史记》中记载富人藏酒“万余石”，虽存在一定夸张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葡萄种植面积之广，以及葡萄酿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在古代西域，葡萄的栽培主要集中于新疆的伊犁、吐鲁番及和田等区域。这些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葡萄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伴随着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性事件，葡萄历经长途跋涉，被引入中原地区，并在内地迅速普及开来。同时，西域古老的葡萄酒酿造技术也一并传入，为中原地区的酿酒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到了唐朝，葡萄迎来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高潮。《南部新书》记载：“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翻，长安始识其味也。”^[2]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攻破高昌，将马乳葡萄种植于皇家园林，同时获得了酿酒之法，经过改良，所酿之酒呈绿色，香气浓郁，口感醇厚，长安城的居民首次尝到了这种美酒。这一军事行动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统治，也促进了文化和物产的交流。得益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葡萄酒在内地迅速传播开来。唐朝时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葡萄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频繁出现在诗歌、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中，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重要意象，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与文化内涵。

(二) 葡萄意象在先唐文学中的出现

葡萄作为一种外来植物，在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这一意象历经了不断的充实与发展，彰显了其在社会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在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之间因地理障碍、交通不便等缘由，交流相对有限。彼时，中原地区的文学作品主要围绕本土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活展开。作为中原文学源头的《诗经》，虽未明确提及葡萄意象，但其对各类中原植物的细腻刻画，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展现出古人对植物的敏锐观察力和对自然的热爱。这种对植物的关注与情感表达，为葡萄意象的后续出现奠定了基础。

汉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开启了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张骞带回的葡萄、苜蓿、石榴等西域物产中，葡萄以其独特的形态、口感与栽培特性，备受瞩目。起初，葡萄种植主要局限于宫廷园囿，成为贵族阶层专属的观赏与食用作物，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司马相如等文人以华丽的辞藻描绘宫廷生活，其赋作中不乏对宫廷园圃奢华景象的展现，葡萄藤蔓蜿蜒、果实累累的姿态成为点缀宫廷园圃的一抹亮色。

魏晋时期，随着葡萄种植技术的逐渐成熟与传播，其种植地域进一步拓展，从宫廷走向民间，文人阶层对葡萄的观察与思考也更为深入。曹丕在《与吴监书》中写道：“又酿(葡萄)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羨咽嗑，况亲食之耶？”^[3]这段描述不仅展现了葡萄酒的美味，更体现出葡萄酒在当时饮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葡萄酒的出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饮品种类，其独特的酿造工艺与口感，为文人墨客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东汉时，一个名叫孟佗的人为了谋求官位，以一斛凉州葡萄酒贿赂宦官张让，便获得了凉州刺史这个官位。后来人们便用“斗酒博凉州”“一斗博凉州”“一斗得凉州”等用以说明贿赂得官或形容葡萄酒之美。^[4]这一典故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葡萄酒与凉州的联系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反复演绎的主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酒与文人阶层的联系愈发紧密，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从单纯的饮品逐渐演变为代表西域文化、异域风情的经典符号，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的题材与风格。

3. 唐诗葡萄意象多重内涵

葡萄自西域传入中原，在文化交融中渗透进唐代社会，成为唐诗中极具内涵的经典意象。唐诗题材广博、笔触灵动，赋予葡萄多元意蕴：它是边塞诗中异域风情的标识，承载将士豪迈与战争苍凉；是都

市诗中奢华气象的象征，映照宫廷雅致与市井繁华；是咏物诗中情志的寄托，凝聚对自然之美与人生理想的咏叹。本文以边塞诗、都市诗、咏物诗为切入点，探析葡萄意象的呈现形态与文化内涵，解读其背后的唐代社会风貌与文人精神。

（一）边塞诗中的葡萄意象

边塞诗是唐诗中葡萄意象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题材领域。由于葡萄原产于西域的独特地理属性，其天然与边塞的地理空间、风土人情、战争场景、民族交往等元素深度绑定，成为勾勒边塞风貌、抒发将士情怀、展现民族交融的独特文化符号。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极为繁荣，涌现出了王翰、王昌龄、李颀等一大批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们或亲历边塞，或心怀边塞，以雄浑苍凉的笔触描绘边塞的自然风光、战争场景与民俗风情，而葡萄意象则成为他们手中不可或缺的创作素材，为边塞诗增添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深厚的情感内涵。

在边塞诗中，葡萄意象首先被用于勾勒边塞独特的异域风貌与生活场景。王翰的《凉州词二首·其一》堪称这一类型的千古绝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5]这首诗以极简的笔墨构建了葡萄美酒，悠扬的琵琶声在耳畔响起，然而“马上催”三个字却点明了这并非普通的宴饮，而是将士们奔赴战场前的壮行酒。在这样的场景中，葡萄美酒不再是单纯的饮品，而是西域物产的具象代表，是边塞生活的生动写照。它与夜光杯、琵琶、沙场等元素相互映衬，共同营造出一种雄浑苍凉、豪迈悲壮的意境，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边塞的独特魅力与战争的紧张氛围。

夜光杯是西域特产的玉石所制，质地温润，色泽晶莹，在月光下能发出微弱的光芒，与葡萄美酒搭配，更显珍贵与华美。而琵琶则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其音色悠扬婉转，既能抒发思乡之情，也能烘托战争的紧张气氛。王翰将这三种具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元素融为一体，精准地捕捉了边塞生活的特质，使诗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李颀的《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深刻地控诉了连年战争给胡汉双方军人和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战争的残酷性不言而喻。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逝，而所谓的“成果”却仅仅是西域的葡萄传入宫廷，成为统治者奢侈生活的点缀。诗人以汉代唐，巧妙地借用《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典故，对唐朝统治者劳师动众、穷兵黩武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表达了对战争受害者深深的同情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痛恨之情。

（二）都市诗中的葡萄意象

随着葡萄种植与酿造技术在唐代的广泛普及，葡萄意象逐渐走出边塞，走进了唐代的都市生活，成为描摹宫廷奢华、市井繁华与文人雅趣的重要载体，折射出唐代都市的繁荣气象与多元审美风尚。唐代的都市，尤其是长安、洛阳等都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集，商业发达，中外交流频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都市文化。葡萄及其相关产品，如葡萄酒、葡萄纹工艺品等，成为都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频繁出现在文人的诗歌创作中。

在宫廷语境中，葡萄是尊贵身份、精致生活与皇家气派的象征。唐代天子有“夏宴蒲萄园”^[6]的惯例，每逢夏季葡萄成熟之际，皇帝会在皇家苑囿中的葡萄园里设宴，邀请文武群臣、宗室贵族共同宴饮赋诗、赏景取乐。这种宫廷雅集，将葡萄与宫廷礼仪、文化活动深度融合，彰显了皇家的奢华与气派。《新唐书·礼乐志》中便有关于唐代宫廷葡萄宴的记载，可见其规模与规格之高。

李白在《对酒》中写道：“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7]诗中以葡萄美酒搭配珍贵的金叵罗酒器，辅以十五岁的吴姬、装饰华丽的细马等元素，生动勾勒出一幅宫廷贵族奢华雅致、纵情享乐的生活图景。葡萄美酒在这里不仅是饮品，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凸显了其在高端社会圈层的符号价值。金叵罗是西域传入的珍贵酒

器，以金制成，造型精美，是皇家贵族与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吴姬则是来自江南的美女，以温婉娇美著称；细马则是体型小巧、装饰华丽的马匹，是贵族出行的常用坐骑。李白将这些元素与葡萄美酒相结合，全方位地展现了宫廷生活的奢华与精致。

随着葡萄的广泛传播和流行，葡萄纹饰在汉唐时期变得极为常见。葡萄在人们的心中还仍然保持着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在几百年中，一串串的葡萄一直被当作外来装饰的基本图样而在色彩锦缎上使用[8]。自从葡萄被引入并开始种植，它那晶莹剔透的外观、团簇繁多的果实、缠绕的藤蔓以及酸甜可口的果汁，不仅使其成为美食佳肴，也成为了文学艺术和工艺造型中备受青睐的审美主题。岑参在《胡歌》中“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描述了统治一方的少数民族王侯或高级将领穿着貂鼠皮衣，在宴会上酒兴正浓时，欣赏舞者翩翩起舞，并将绣有葡萄图案的“缠头”作为礼物赠予舞者。“缠头”一词据《太平御览》引《唐书》记载“旧俗，赏歌舞人以锦彩置之头上，谓之‘缠头’”[9]，即指用锦帛作为赏赐，缠绕在歌舞者头上作为装饰。

(三) 咏物诗中的葡萄意象

咏物诗是唐诗的重要题材之一，其核心特征是“体物言志”“借物抒情”。在咏物诗中，诗人通过对客观物象的形态、色泽、品性、神韵等方面的细腻描摹，挖掘物象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进而寄托自己的情感、理想与志趣。葡萄作为一种形态优美、寓意丰富的物象，自然成为唐代咏物诗的重要描摹对象。唐诗中的葡萄咏物诗，不仅精准刻画了葡萄的外在特征，更赋予了其深厚的情感内涵与文化寓意，实现了从外在物象到内在情感、文化寓意的升华。

唐代咏物诗对葡萄形态的描摹极为细腻、精准，展现了诗人高超的观察力与表现力。刘禹锡的《葡萄歌》是咏葡萄诗的代表作之一，诗中写道：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分歧浩繁缛，修蔓蟠诘曲。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为之立长菜，布覆当轩绿。米液溉其根，理疏看渗漉。繁葩组绶结，悬实珠玑蹙。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这首诗从葡萄的生长环境、生长态势、枝叶形态、花朵特征、果实色泽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葡萄最初生长在野田之中，藤蔓缠绕着树枝向上生长，被移植到庭院中后，生长得日益繁茂。枝叶分歧繁多，藤蔓弯曲盘旋，向上伸展至庭院的树枝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花朵像彩色的绶带凝结在一起，果实像珍珠、美玉一样紧密聚集，马乳葡萄带着一层薄薄的白霜，鳞片般的果皮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诗人以生动形象的比喻、精准贴切的用词，将葡萄的形态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亲眼目睹了葡萄从生长到成熟的全过程，字里行间满是对葡萄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除了刘禹锡，其他唐代诗人也对葡萄的形态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唐彦谦在《葡萄》中写道：“金谷风露凉，绿珠醉初醒。珠帐夜不收，月明堕清影。”以“珠帐”比喻葡萄架，将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葡萄架比作华丽的珍珠帐幔，既展现了葡萄架的精致美感，又营造出一种朦胧、清幽的意境。

4. 唐诗中葡萄意象的艺术表达手法

唐诗中葡萄意象的丰富内涵与持久生命力，根植于唐代诗人精湛的艺术匠心。诗人摒弃单一的物象描摹，将比喻与拟人、情景交融、用典与互文三种核心手法灵活运用、有机融合，既让葡萄意象变得具象可感、饱含情感，又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广阔的意义空间，实现了自然物象、情感寄托与历史文化的完美统一。

(一) 比喻与拟人：形神兼备

比喻与拟人是唐诗刻画葡萄意象最基础、最常用的艺术手法，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比喻以“形

似”为核心，将葡萄的形态、色泽、质感等抽象美感，转化为人们熟悉的具象事物，让葡萄意象可看、可触、可感；拟人以“情通”为关键，将人的情感、动作、情志赋予葡萄，打破草木与人类的界限，实现情感的投射与共鸣，让葡萄意象从单纯的自然物象，升华为饱含人文情怀的艺术形象。

比喻手法的核心的是“以物喻物”，诗人紧扣葡萄的核心特质，选取贴合其形态、色泽、质感的喻体，精准传递葡萄的美感，避免空洞的赞美。刘禹锡在《葡萄歌》描写葡萄果实“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此处运用了两处细节比喻，一是以“马乳”比喻葡萄的品种形态，精准贴合“马乳葡萄”的独特特征——果实细长、形态似马乳，让读者能清晰想象出葡萄的具体模样；二是以“龙鳞”比喻葡萄的果皮纹理，葡萄果皮表面的纹路细密规整，在阳光下光泽流转，与龙鳞的纹理、光泽高度契合，既凸显了葡萄果皮的细腻质感，又为葡萄意象增添了一丝豪迈之气，贴合唐代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比喻是让葡萄意象“形似”，那么拟人就是让葡萄意象“神似”，让葡萄拥有人的情感、动作与情志，成为诗人情感的投射载体。唐代诗人善于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人生理想，寄托在拟人化的葡萄意象中，实现“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让葡萄不再是单纯的草木，而是具有思想、情感的“精神载体”。唐彦谦《葡萄》中“绿珠醉初醒”一句，将葡萄拟人化为醉酒初醒的美人绿珠，既贴合葡萄的色泽与形态——葡萄晶莹剔透、色泽翠绿，与美人的肌肤、神态高度契合，又借助绿珠的人物特质，赋予葡萄忠贞、高洁的品格内涵。绿珠是西晋时期石崇的宠妾，貌美如花、忠贞不渝，后为石崇殉情而死，成为后世文人笔下忠贞、美丽的象征。诗人将葡萄比作醉酒初醒的绿珠，既展现了葡萄的晶莹娇艳、灵动可人，又营造出一种朦胧、娇羞的意境，仿佛一位醉酒初醒的美人，在月光下尽显柔美，传递出诗人对葡萄的喜爱与赞美之情，也让葡萄意象更具人文气息。

(二) 情景交融：意境浑融

情景交融是唐诗创作的核心艺术手法之一，其核心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将诗人的情感融入具体的场景描写中，让情感与场景有机融合，实现“情与景偕、物与情通”的艺术境界。

边塞诗中，情景交融的核心是“悲壮之景衬豪迈之情”，诗人将葡萄意象与边塞的战争场景、异域元素相结合，通过意象叠加，构建雄浑苍凉的边塞场景，再将将士的豪迈、思乡之情，以及诗人对战争的批判，融入场景之中，让葡萄意象成为连接场景与情感的纽带。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是边塞诗中情景交融的佳作，也是葡萄意象与情景交融手法结合的典型：“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诗中通过“绝域”“阳关”“胡沙”“塞尘”“天马”“葡萄”等意象的叠加，勾勒出一幅辽阔苍茫、充满异域风情的边塞图景，展现出西域边塞特有的地域风貌与历史气息。

在这个场景中，葡萄意象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边塞异域风情的鲜明标识——葡萄与苜蓿均为汉代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西域物产，与天马、汉臣等意象相呼应，共同勾勒出汉唐以来中原与西域交流的历史画面，凸显了边塞的地域特质；更承载着诗人与友人的壮志情怀。葡萄在此不再是单纯的宴饮之物，而是王朝声威、边塞功业的象征，与苍凉壮阔的边塞景色相互映衬。

诗人将豪迈之情融入苍凉之景，实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葡萄意象也因此超越了单纯的物产层面，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精神内涵的艺术符号，在雄浑开阔的意境中，既展现出边塞诗特有的苍凉壮美，又传递出盛唐士人昂扬向上的家国情怀，使王维笔下的葡萄意象在写景与抒情的统一中，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 用典手法：深化内涵

用典手法的核心是“引古喻今”，将与葡萄相关的历史典故融入诗歌之中，借助典故的内涵，深化葡萄意象的意义，增强诗歌的文化底蕴；互文手法的核心是“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将葡萄意象与其他相关意象、诗句相互呼应，形成有机整体，拓展意象的意义空间，让诗歌的内涵更丰富、表达更凝练。用

典与互文手法的结合运用,让唐诗中的葡萄意象更具深度与广度,既体现了唐代文人的文化素养,又展现了唐诗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

用典手法在唐诗葡萄意象中的运用,主要围绕葡萄的传入历史、相关历史事件等展开,诗人并非简单堆砌典故,而是将典故与葡萄意象、诗歌主题、诗人情感有机结合,做到“用典无痕”。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葡萄原产于西域大宛国,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历经艰辛,将葡萄种子带回中原,此后葡萄开始在中原地区种植、传播,成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这一历史典故被唐代诗人广泛运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李颀《古从军行》中的“空见蒲桃入汉家”。诗人以汉代唐,借用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的典故,将唐代的边疆战争与汉代的边疆政策相连,赋予葡萄意象深厚的历史内涵。在这句诗中,“蒲桃入汉家”并非单纯指葡萄传入中原,而是指代统治者劳师动众、穷兵黩武的“成果”——无数将士战死沙场,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换来的仅仅是西域的葡萄传入宫廷,成为统治者奢侈生活的点缀。诗人借助这一典故,既凸显了葡萄的异域起源,又以典故反衬战争的残酷与无意义,深化了诗歌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批判主题,让葡萄意象承载了历史记忆与诗人的悲愤之情,增强了诗歌的文化底蕴与批判力度。

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当属“蒲萄宫”。汉哀帝年间,匈奴单于入朝,被安置在此宫,此后“蒲陶宫”便渐成胡人在京居所的代称^[10]。不论其因宫中遍植葡萄而得名,还是与单于入朝进贡相关,以葡萄为宫苑命名,本身即可窥见时人对这一果品的推崇。在唐诗中,“蒲萄宫”不止寄寓着对西域珍果的喜爱,更暗含中原对西域的经略与声威,如陈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并序》中“匈奴舍蒲萄之宫”,便是借这一典故抒写王朝气象。

5. 结语

作为西域传入中原的代表性物产,葡萄在唐代完成了从物质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其意象成为唐诗中兼具异域风情与历史厚重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西汉初传、魏晋铺垫,唐代开放格局与统治者推崇让葡萄种植、酿酒技术达至鼎盛,为其文学表达奠定基础。唐诗中葡萄意象内涵多元:边塞诗里,它与夜光杯等相融,寄托将士豪情与家国情怀;都市诗中,它串联宫廷奢华与市井繁华,折射社会审美多元;咏物诗中,诗人借其形态抒发志趣,实现体物言志的升华。诗人以比喻、用典等手法赋予其生命力,而这一意象的盛行,正是唐代开放包容文化精神的体现,既丰富了古典诗意象体系,也为解读唐代社会提供了独特视角,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173.
- [2] 南宋史料笔记丛刊. 南部新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32.
- [3] 夏传才, 唐绍忠. 曹丕集校注[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 223.
- [4] 赵雪琪, 包朗. 唐诗中西域葡萄酒的描写及其文化意蕴[J]. 三角洲, 2024(8): 188-190.
- [5] 彭定求, 等.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1605.
- [6]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748.
- [7] 李白. 李太白全集[M]. 王琦,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179.
- [8] (美)爱德华·谢弗. 唐代的外来文明[M]. 吴玉贵,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93.
- [9] 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3623.
- [10]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817.